

短篇小说集

春意正浓



17.7

0

封面设计：郭明志

短篇小说集

春意正浓

中国人民解放军 88612 部队编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6年1月第1版
1976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11,000

统一书号 10086·273 定价 0.14 元

毛主席语录

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

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。

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。

目 录

青春焕发·····	李景泉 (1)
纽带·····	李景泉 (10)
排长王志坚·····	王锡锋 韦福印 (21)
专运线上·····	王锡锋 (31)
春意正浓·····	李孟春 (42)
小军和小霞·····	韩仁长 (55)

青春焕发

李景泉

军政治部决定选送一批机关干部到“五·七”干校去轮训，抽调一批学员回来接替工作。部党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，我乐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向老首长学习的好机会。明确任务后，我背上挎包就出发了。

初夏的江南，到处是明朗爽目的风光。桃树林，杨梅枝果实垒垒，嫩柳丛，大叶杨，茁壮挺拔。渠道里的水淙淙作响，田野的早稻葱绿茂盛。“五·七”干校座落在那水网最密，港汊繁多的荒滩上。如今羊肠似的田埂变成了笔直的小道，弯曲的港汊变成了又宽又深的大渠。这里一无渡船，二无桥梁，怎么过去呢？

艖公摆渡

正急得没办法的时候，就见从下游驶过一条船来。我高兴地跑到大溪边上，用手挡住太阳照在水面上碎银子似的闪光，紧紧盯住这条逆水而上的小船，暗暗称赞这位船老大娴熟的本领。他中等身材，两腿象石柱似的挺立在舱板上，挥

动着矫健的双臂，可惜大斗笠遮住了他的脸，看不见他的面容。不过，仅从他那浑身使不完的劲，敢在中流破浪前进的英姿，我判断这准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。我扯开嗓门大声喊：“喂！小伙子，请把船摇过来！”

船没减速，橹没停摆，波浪撞在船头，击起朵朵浪花。看得出这是条重载船，不知装载什么东西，把船舷压过了吃水线。让重载船横行靠岸，没有点水上硬功夫，非出漏子不可。

只见小伙子一阵猛摇橹，那鱼尾巴似的大橹三拨两划拉，船头就调转方向朝我驶来。我定睛一看，哪里是什么小伙子？那刻满皱纹，饱经风霜的脸，那黑森森，密匝匝的胡子茬，那鬓角上的白发，还有那深邃有神的大眼睛，有边有棱的嘴唇，这不是老部长向明同志吗？我不禁失声叫了起来：“老部长，是你摇的船呀！”

“嗯哪！是顾处长来了？你这个渔家儿子检验一下，看我够不够一个艄公标准？”

“够棒的了！”我解嘲似的说：“你看我刚才多冒失，把你当成小伙子了！”

“哈哈！”老部长爽朗地笑了：“叫我小伙子的可不是你一个，自从我兼职这水上运输员以后，干校里那些老同志都说我年轻了二十岁！”

正说着话，小船打起横来，急流推着打横的船身，象脱缰的野马。我一看势不好，纵身跳上了船头。船身剧烈摇晃一下，船舱上一件什么东西被抛到溪中。只见老部长沉着地摇了几下橹，然后大声命令我：“照顾好船，我去捞一袋化

肥”说着连衣服都没脱就钻到水底去了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眼前迅速闪现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夜里，我们在营长向明率领下直扑无名港的情景。

向明同志当时是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，是榴炮团前身火炮营的第一任营长，不论攻山头，炸碉堡，还是奔袭敌人阵地，就象一把铁榔头，碰到那里那里开花。当时我给他当通讯员，在攻克无名港时，随向营长在尖刀船上。快到敌人岸边，频临灭亡的敌人挂起刺眼的照明弹，机枪象发了疯似的扫了过来，船帆被打得象筛子眼似的，同志们恨不能一步飞到岸边。正在这紧要时刻，尖刀船被水下暗桩卡住了！两眼冒火的向明营长大喊一声：“跟我上！”一纵身跳下水去。同志们抬着炮身，扛着炮弹接二连三地跳下去，凫水向岸边疾进，迅速登上无名港。一晃二十多年了，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，这不是玩命吗？我顾不得船了，两眼注视着不平静的水面，瞅准时机准备纵身下水。猛的，水面上冒起一束浪花，紧接着露出老部长的头。只见他两只舒展自如的胳膊劈波斩浪，胳膊窝里夹着一袋化肥，奋力划着水向船靠拢。他先将化肥袋掷上小船，然后一个鲤鱼打挺爬上船头。

“真是不减当年勇啊！”我惊喜地说。

“这很简单，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把每项工作都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而练！”老部长指着沟渠纵横，波光粼粼的水乡景色说，“七亿人民七亿兵，万里江山万里营！我们这些老同志学习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，狠批卖国贼林彪所谓‘现代战争就是按按电钮’的反动谬论，进一步明确了我们这些嗅过硝烟的战士，更应该在未来反侵略

战争中带头冲锋陷阵!”

我恍然大悟：“你们把干校当作练兵场啦!”

老部长昂首挺胸，挥着有力的臂膀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人人要变成消灭敌人的多面手！今天到县城开会，顺便又运了这一趟!”

原来船舱上装的是化肥，船舱里装的都是人粪便。不用问这都是从十几里外的县城运来的。早稻还没有抽穗，干校就为双抢备肥了。

老部长又问我这次来干校的任务，我简要地向老部长汇报了一下，随手递给他一张表格。老部长接过表格，微微点了点头说：“上岸后你直接去干校办公室，我卸完肥后马上回去!”

夜 读 灯 明

半个下午我把干校转了个遍，参观了稻田，浏览了批判专栏，听了部分老首长、老同事座谈在“五·七”干校的学习收获，脑袋里装得满满的。晚饭后，我坐在老部长隔壁的房间里，边看着材料，边等着老部长。

等了一会，又等了一会，一天的疲劳都涌上身来，眼皮不自觉地打起架来。我心里划算开了：老部长那么大了年纪了，白天在县里开了半天会，回来又摇了十几里路船，再卸掉这一船化肥，下午又忙着召开了干校党委会，晚上又和生产指挥组研究“双抢”问题，一定比我这个壮年汉子更疲劳，有些事明天再找他也不迟！心里一松，躺在床铺上就迷迷糊糊

地睡着了。朦胧中，我听到一阵阵轻微的翻书声。夜这么深了，难道老部长还没有睡觉？一刹时，我的睡意全消了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外。老部长的门紧关着，从窗帘边的缝隙里，看到老部长戴着一副老花镜正聚精会神地翻阅一本发黄的旧书，旁边有两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。这是多么自觉的学习精神！我一下子想起了老部长坚持读书的故事：

那是在干校初建的日子里，芦苇棚里的地铺上，老部长膝盖当桌，依在被包上认真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。旷野的风透过芦苇缝隙吹进来，摇曳的烛火，跳荡的光亮使老部长读起来很吃力，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学着，写着。他联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斗争实践，结合自己改造世界观的体会，深深感到在“五·七”干校学习的过程就是劳动炼红心、和传统观念决裂的过程，也是批判林彪“变相劳改”的实际行动……读得兴奋起来，他猛地把帽子向脑勺推推，揉揉酸疼的眼又一个劲地读下去……

我激动得两眼湿润了，这时又听屋里传来唏哩哗啦的洗脸声。我仔细一看，老部长可真彻底，洗脸连头都洗了。然后他又沏了一杯茶，并且放进去一些红糖，这是为了兴奋神经的，看来他根本没想到睡觉。我心里一急，手指在窗户上乒乒乓乓的敲了起来。

老部长一把拉开了门，我一步跨进去不客气地说：“老部长，你应该休息了。白天劳累一天，可得注意劳逸结合啊！”

老部长递给我一条凳子，倒上一杯水给我，说：“上了年纪，觉少了，睡在床上也是睡不着。”

我知道这是老部长轻描淡写的搪塞话，我揭开他的秘密

说：“半夜多了，你还用冷水冲头，喝红糖茶水，你根本就没有打算睡，还说睡不着哩！”

老部长见瞒不过我，掏出了真心话：“顾处长，你知道我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娃，文化底子薄，不加班加点学一些理论，跟不上形势发展啊！自己学不好，咋带着大家往前闯啊！”

我看了看桌面上老部长的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札记、随笔，我又翻了翻那本破旧发黄的书，原来是一本缺角少页的《论语》！

老部长脸色严肃起来了：“儒家的徒子徒孙林彪，继承孔老二的反动衣钵，鼓吹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，妄图“克己复礼”，开历史的倒车！我这次到县里开会，专门到文化馆找来这本《论语》，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一下，查查林彪是怎样效法孔老二的。可惜有的老体字认不准，全靠字典帮忙！”

我早忘了劝老部长休息的事，坐在桌旁说：“我认的字多一些，咱们一块研究着批吧！”

老部长高兴得脸上皱纹熠熠发亮，使劲给了我一拳：“嗨！要不是考虑你跑了一天路，早把你从床上拖起来了！”

永 不 休 战

早晨正睡得香，房门“咚咚”响起来。我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，拉开了房门：嗨，是老部长！

老部长抱歉的笑了笑，说：“情况太紧急，不得不把你敲起来！”

我连忙穿衣蹬鞋，装束停当，急切地问：“什么事那么急？”

老部长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情况再紧急也轮不到你的头上，我想向你了解一下红星公社的地理情况。”

红星公社是邻县山区的一个地方，我在那个公社支农时，全公社十八个生产大队我都去过。可是这“五·七”干校和这个公社相隔数十里，了解这地方的情况有什么用意？我纳闷地问：“老部长，你了解那里的情况干什么？”

老部长庄重严肃地说：“干什么？参加战斗呗！红星公社计划组织一个有革命干部、贫下中农，“五·七”战士和红卫兵小将参加的巡回批判组到各大队去讲批，昨天晚上给干校来电话，要求我们立即行动。我今天早上看到电话记录，马上想起了你在那里支过农……”

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我绘声绘色的描述了红星公社的险山奇路，老部长认真地记在本子上，还详细问了社情、里程和这些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。我刚介绍完，门外就响起一个粗犷、洪亮的大嗓门：“哟，老部长到这里藏猫猫啦，叫我们好找！”

我拉开门，接二连三进来了一屋子人。都是老熟人，我拍了拍榴弹炮团长的肩膀说：“大清早又放什么炮？”

榴弹炮团长象黑铁塔似的站在屋子当中，冲着老部长大声说：“老部长，这一回去红星公社可别把我丢喽！”

这句话象油锅里撒进一把盐，满屋里七嘴八舌地搭上了茬：“我先报第一名！”“给我挂上号！”“这一回我是去定了！”

.....

老部长眉头抖动着，嘴角荡漾着一丝笑意，看得出他对这一群求战的人心中很满意。他不动声色地挥挥手说：“大家争着去红星公社，这种战斗精神很好！不过你们又落后了，今天早上我和党委副书记碰了个头，决定由我领队……”

榴炮团长的大嗓门又吼了起来：“又是你领队！这次不能由着你，你年龄那么大，背着行装去爬山越岭怎么能行？哈，这样的学习机会也该让给我们啦……”

“老部长你就答应了吧！”

“这次说什么我也要去！”

“老部长，快批准我们吧！”……

小房子差点被顶了起来，我也被大家的情绪感染了，自觉地站在大家一边：“老部长，你是领导干部，年龄又那么大，红星公社又那么分散，还是让他们去吧！”

老部长兴奋的脸上泛起红潮，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，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中，我们都是新战士，越是领导干部越是要冲锋在前。这样才能总结经验，掌握指挥战斗的主动权！”

榴炮团长鼓了两下子嘴巴，话都咽到肚子里去了。听了老部长这掷地有声的语言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有个人小声咕哝：“批判资产阶级是每个革命战士的职责！那红星公社山高路远，也要考虑一下身体条件啊！”

老部长深情地看了大家一眼，青春焕发的脸上红光闪闪，激动地说：“老不老，要看革命标准高不高。累不累，想想长征的老前辈。红军长征路上，翻过终年积雪的大雪山，踏过阴雨连绵的大草地。咱们眼前爬几道土岗小丘算得了什么？你们不要把我当作老干部养起来，要把我当作新战士用

起来，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，炼一副钢筋铁骨！”

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来。老部长低头一看表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时间到了！”

大家七手八脚地帮着老部长扛着被包，拎着挎包，急匆匆地向大溪边走来。

出征的“五·七”战士早等在大溪边上。老部长一到，大家把被包装上船。“五·七”干校没有客人，都是战士！我早把自己置于战斗行列之中，自报奋勇摇船送行！决心学习老部长的样子，回来路过县城时装一船肥料，在干校逗留期间和大家同学习、同劳动，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，做一个能文能武的革命战士。老部长跳上船，向大家摆摆手，我紧摇大橹，小船乘风破浪，载着“五·七”战士的激情，迎着两岸壮美的风光，向红星公社急驶！

纽 带

李景泉

一

团长梁为民从月亮寨唠咯回来，已是傍晚时分。他和土家族老贫农阿多大爹扯开了话头，就关不住闸，从月亮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获得新生，谈到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团长还很有兴致地问起这地方暴雨和山洪的情况。他们俩谈话那个亲热劲，简直象相隔多年的战友重逢。据说团长和阿多大爹在追歼土匪、解放月亮寨时就结下了血肉友谊，可是这段故事我只知道个开头。

雨，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。豆大的雨点宛如万千条扯不断的银线，织成晶莹透明的雨幕，笼罩着崇山峻岭。雨水顺着山坡汨汨地流着。雨点砸在油毛毡的房顶上砰砰作响，象顽皮的孩子乱敲小鼓。我深吸一下雨幕中的清新空气，思虑着连绵不断的山雨给战备施工带来的困难，抢修战备公路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一幕一幕地闪过：

今年五月，我团接受了在国庆节前抢修一条战备公路的

任务。团长把这条公路的勘察和制图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我。反复叮咛：这条战备公路不仅关系到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，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而且关系到执行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，执行党的团结胜利的路线，要精心设计，精心施工。当时，我联想起团长当年在这里和群众一起，钻山林，探岩洞，追歼土匪，解放月亮寨的战斗经历，理解他和当地群众的血肉关系，知道他要带领部队在当年驱虎豹的地方架金桥的心情。我带领测量班爬山越岭搞了一个星期，知道了这条公路不仅要经过山羊难走的鹰嘴岩、老虎口，而且还要通过少数民族的住地。绕过怪石林立，高耸挺拔的剑岭，就到了土家族的村落月亮寨。我觉得这条战备公路，既要从战备角度考虑，又要考虑怎样尽量为少数民族提供方便，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关怀，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送进深山。提高了认识，我特意把公路设计成这样：沿着滚石沟蜿蜒而上，通过剑岭脚下的梯田，直达月亮寨的打谷场。为了迅速改变山区背篓上山难，扁担不离肩的落后面貌，我又连夜拟定了一个全线动工，齐头并进，国庆节前竣工的规划。

梁团长办起事来心比那绣花针还细，有些重要的事情，他总要亲自跑跑看看，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，他说：“没有第一手材料，心里不踏实。”这次团长接到图纸和规划后，又带着我们登上山间羊肠路，一段一段地审查图纸。他看到挺拔险峻的剑岭直立于群山之中，山脚下，梯田缠绕；山顶上，松青柏翠，团长喜形于色，感慨地说：“变了，越变越好看了！”我说：“未来的公路铺在这环山的梯田里，绕过险峻的

剑岭就转到了月亮寨的打谷场，公路就象纽带把山里山外，土家族和汉族联在一起……”团长没有作声，一直走到剑岭脚下的梯田边，抬头看了看生长着茂密庄稼的层层梯田，又低头看了看布满曲线的图纸，用手指量了量图纸的曲线长度，然后蹲在田头，象是在计算着什么。一会儿，他转过身来问我：“现在是农历什么节气？”我从来只记阳历，不记农历，一时没回答出来。团长庄重地站起来，用手指着这片梯田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张股长，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，每句话，每个行动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，这是我们行动的准则！这段公路要占多少梯田，你计算了没有？”我轻轻地摇了摇头。团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认真地说：“按照图纸，要占七亩八分多地。现在正是玉米拔节孕穗的季节，阳历八月八日是立秋，‘立秋三天镰刀响’，七亩多地的玉米，每亩按六百斤计算，就能为国家生产四千五百斤粮食。大秋过后，咱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，通车是不成问题的。你现在要全线动工，这笔账你算过没有啊？”这一阵和风细雨，沁人心脾，真使我心服口服，佩服团长处处想到人民利益的精神。虽然我被批评得鼻子尖上汗津津的，脸发热，心里却象三伏天吃了西瓜一样舒坦。

公路的指挥部就设在月亮寨。土家族的贫下中农听说在这里修公路，都高兴得又歌又舞，小娃子每天跑到山口的羊肠路边，爬到山顶大石头上登高远望，盼望着解放军开进山来。阿多大爹也好像年轻了十岁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满脸皱纹笑成一朵金丝菊，见到梁团长就唠咯个没完没了：“百灵鸟最爱为知心人歌唱，土家族人民心里永远热爱毛主席。大军

当年为咱打死吃人的野兽，今天又为咱搭金丝桥，修五彩路，真是咱土家族心上的人！”每逢这个时候，团长总是深情地对他说：“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，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修路队，各族人民要团结一心，建设社会主义，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向前进。”阿多大爹站在毛主席像前，高兴地热泪盈眶。当阿多大爹知道我们为了保护这块梯田里的庄稼而改变施工计划时，见到我们都伸出大拇指。

眼看着这高粱晒红了脸，谷子压弯了腰，玉米笑裂了嘴，我又把集中兵力的计划送给了团长。一连几天，计划没有批下来，我扳着指头算了算天数，心里急得直冒烟。决不能为这一段影响全线通车，我决定找团长去。

团长倒很有兴致，爬山去了。我知道，这是团长的老习惯，每到一地，周围的地形地物他都要看一看，做到了如指掌，心中有数。这剑岭，他已登了几次，为啥象着了迷似的看不够？我顺着小路就往上攀。剑岭，真是名不虚传，一块块怪石拦路，一层层石壁高耸，山坡陡峭，青石宛如刀切斧削的一般，峰顶直插云天，真象一把宝剑。我好不容易地攀上了高峰。团长正站在巨石旁，昂首挺胸眺望着前方，嫣红的朝霞给他的衣服镀了金，那副刚毅的古铜色脸更加庄重。听到树摇草动的声音，团长回过头来高兴地说：“快来，正找你。”

“找我？”我茫然不解地走到巨石前，居高临下一看，只见新修的公路沐浴着阳光，象一条玉带缠山绕岭，从远处伸展过来，通到剑岭脚下。我借此机会提出问题：“团长，全线只有剑岭一段未动工了。只要按照计划，集中兵力，等候土家族贫下中农收获完庄稼，全力以赴突击，一个月内通车没